

EITHER/OR

或此或彼 下

[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 著
朱万忠 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巨 辑 经 典 译 丛

或 此 或 彼

Either/Or

下 卷

[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 著

朱万忠 徐 英 译
唐烈英 杨小虎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 王华光

封面设计: 孟 瑾

技术设计: 古 蓉

·巨幅经典译丛·

或此或彼

克尔凯郭尔 著

阎 嘉 龚仁贵 等译

朱万忠 徐 英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墨池教育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36 插页 15 字数 907 千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134-9/I·637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62.00 元

或此或彼
——生活的一个片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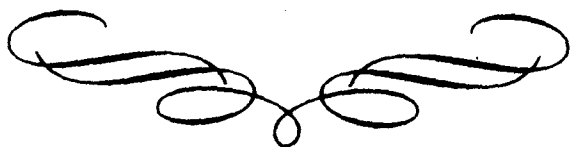
维克多·埃雷米塔 编

第二部
包括 B 的论文
写给 A 的信

有饱满激情的是那些隐士，
把他们运到沙漠就是
把他们的领地
交给他们

——夏多布里昂

婚姻的美学效力



我的朋友：

首先映入眼帘的这几行字是我最后写成的。我这样做的意图是要努力将其写成像一封信的形式，以此把我深入的研究告之于你。这几行字与结尾相呼应，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封完整的信，置于信封之中。因此，从外在形式上，它们就表明了里面的内容在许多方面会让你相信——你将看的乃是一封信。我写给你的是一封信，这种想法是我一直都不愿放弃的，因为我既无充足的时间像写论文似地精雕细琢，又不愿失去这种机会，即以一種更急切、更富有劝诫性的口吻向你讲话。对于每件事不是作亲身体验，而是隔靴搔痒似的泛泛而谈，这一点你是很精通的，但我会使你的辩证思维活跃起来。当国王大卫以为懂得了先知纳森给他讲的寓言却不愿知道这寓言也适用他自己时，你知道先知纳森是如何对他说的吗？“更确切地说，”先知纳森补充道：“哦，陛下^①，你就是那个人。”同样，我也要不断地提醒你：你就是被人们议论的那个人，也是人们谈论的那个对象。因此，我毫不怀疑，当你阅读这封信时，即使你会认识到这并非适合于书信体，但你仍会不断感觉到读的就是一封信。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我习惯于长篇大论，如果你看来有些官僚气的话，那或许正是它的优点。因此，你收到的这封信会很长，如果用邮秤称，邮资定会很高，但如用公制秤称，它又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我请求你不要用任何秤。不要用邮秤，因为你只须收件而不用送发；也不要苛刻分析的标准，因为我不愿看到你为如此重大而又与你天性相违的误解而深感内疚。

^① 参见《撒母耳记》12:1—7。比较《为了自己的检查》，《文集》第21卷（SVⅡ325—327）。

如果不是你^①，而是别人看到这种研究，他一定会觉得这既新奇无比又华而不实。假如他是个已婚男子，也许会发出作为一家之长的那种快活的感叹：是啊，婚姻就是生活中的美；假如他是个年青人，也许会不加思索地表示赞同：不错，爱情就是生活中的美。但这两种人谁也不会理解我何以想到要拯救婚姻的美学声誉。的确，这不仅不会使我赢得那些身为丈夫或未来的丈夫们的感恩戴德，反倒使我沦为一个可疑的人，因为支持者也是谴责者。为此，我会对你感恩不尽，因为我从不怀疑你的爱情带有美学的意味，所以尽管你性格怪僻，我仍像爱自己的儿子、兄弟和朋友那样爱你，因为有一天，你或许会为自己的怪异行为找到归宿。我爱你，是因为你的热情，你的激情，你的脆弱，我以宗教般的慈爱，带着畏惧和颤抖来爱你，因为我看到了你的离经叛道，因为在我看来，你完全不同于天才。当我看到你像匹野马似的左右转向，扬起前蹄前冲后撞的时候，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放弃了所有那些微不足道的说教。但我确实想到的是一匹未经驯服的野马，而且还看到了紧握缰绳的那只手，看到了它头上那高高扬起的命运之鞭。当你听到我这样议论时，你也许会说：是的，这无疑是他承担的一项庞大任务。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是如何履行其职责的。也许，我对你过于温柔；也许我容忍得太多；也许我还是应该对你严加约束，尽管你妄自尊大；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在此事上与你纠缠不休，因为在许多方面你确实是一个堕落的人，与你交往越密切，事情就会变得越糟糕。换言之，你并非婚姻的大敌，但你滥用你那玩世不恭的神态和挖苦人的辱骂，对婚姻大肆奚落。

在这点上，我承认你并非虚张声势，而是有的放矢，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但我还要说的是，这也许是你的错误。生活于你，除

^① 参见《增补》371页至372页（《论文》ⅢB182）。草稿中的段落标题，参见《增补》（《论文》ⅢB41:1）。

了尝试性的努力外,将毫无意义。也许你会反驳道:这总比在人生的旅途中,纠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将自己埋没于碌碌红尘中强。我再重复说一遍,并非说你憎恨婚姻。迄今为止你还未走到那一步,至少在没有对婚姻产生反感时你不会这样。因此,你得原谅我,因为我曾认为你没有彻底思考过这个问题。你更喜欢的是一见钟情。你知道怎样使自己掉进梦幻般的爱河里并沉醉于其中。你完全将自己藏匿于透明的蜘蛛网中,像捕食的蜘蛛,端坐于精心编织的网中,守株待兔,耐心地等待飞蛾的自投罗网。你已不是一个孩子,也并非神志清醒,因此,你的神色也另有含义,但你却为之沾沾自喜。你喜欢一见钟情。在娱乐场所,那些靓女们的笑靥与秋波,便是你猎取的目标,也是让你漫无目的的幻想的动机。总以观察家自居的你,反过来也得忍受作为被观察的对象。

想想这样一种情景吧。一个年青貌美的姑娘,与你邂逅,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当然,须强调的是,你既不知其社会地位,也不知她的姓名、年龄等。)她矜持自重,对你不屑一顾。一时间你不禁大为困惑,不知道这仅是出于害羞,还是既因为害羞又因为尴尬所致。如果是后者,倒可以经适当的启发而使她变得更有趣味。她正面对镜子坐着,你可以从镜子中看到她的脸。她含羞偷偷地朝那边瞥了一眼,殊不知你早已瞄上了她。当你们四目对视的刹那间,她满脸绯红,你即照相般的准确而快速地抓住了这一瞬间,而众所周知,即使是在最坏的天气里,你也仅需要半分钟时间而已。

唉,你真是一个奇特的人,一会儿是个孩子,一会儿像个老人;一会儿你在严肃地思考着重要的学术课题,以及怎样为此奉献毕业精力,一会儿你又成为一个害相思病的蠢才。婚姻对你来说还遥不可及,但愿你非凡的天赋会使你走上正路,因为有时我在你身上看到了颇想扮演小宙斯的迹象。你将自己的爱情看得如此高贵,以至幻想每位作过你一星期情人的姑娘都会为之自豪。现在,你可以继续你对爱情、美学、伦理学、思辨哲学、泛世主义和其它领域的研

究。没有人能真正对你发火，你心中的罪恶，像中世纪的罪恶一样，带着一种善良和幼稚的成分。对于婚姻，你也仅仅是一位旁观者，而作为旁观者，是不会忠实于婚姻的。你常常取悦于我——是的，我乐意承认这一点——但你又经常用那些如何骗取一个又一个男人的信任，以了解他们在婚姻的泥沼中陷有多深的故事，使我感到痛苦。我不否认你获取别人信任的天才，以及每次你卖弄地叙述完你独特的观察后所得到的快乐。老实说，你对心理学的兴趣并非是认真的，更多的却是一种无聊的好奇。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有两件事我认为需要特别说明：一是表明婚姻的美学意义；二是表明不管生活的种种艰难曲折，此种美学意义仍然存在。然而，为了使我的观点更令你信服，我会写一些辩证性的开场白。在这些开场白中我将适当考虑到你那些带有讽刺性的观察。这样做的时候，我也希望适当地赞颂那些海盗城，^① 然后以一个已婚男人的身份，为婚姻而战，为我们的圣坛和家庭而战。^② 你可以相信，这个主题在我心中萦绕已久，以致于我这个平素写作意图不甚强烈的人，如能斗胆奢望拯救一桩不幸的婚姻，或者希望提高人类对婚姻的美学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时，我也将会欣然从命。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偶尔我也会谈到我的妻子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将我们的婚姻当作典范加以炫耀，而部分原因是因为凭空的诗情画意的描述常常缺乏令人信服的力量，部分是因为我认为婚姻的美学价值正体现在平凡的生活

① 曾经一时，Algiers, Tunis 和 Tripoli 这三个城市被称之为海盗城，用以保护海盗船并收取保护费。

② “Cicero, De natura deorum”, III, 40; M. Tullii ciceronis opera omnia, I—IV 和索引，编辑 Johann August Ernesti; (Halle: 1757 年;《克尔凯郭尔藏书拍卖目录》第 224—229 页), IV, 604 页; Cicero De natura deorum, Aca-demica, H. Ruckham 翻译 (Loeb, 纽约: Putnam, 1933 年), 380 页至 381 页。

中,这一点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我俩相知已久,你认识我的妻子也有五年时间了。你认为她美丽迷人,我也是这样看的。但我清楚地知道,黄昏里的她比清晨里的她更加动人,因为只有黄昏的时候,她那缕莫名的哀愁,或者说是伤感,才会消失,也只有在那时,她才真正称得上富有吸引力。同时,我还知道,她的小鼻头是算不上完美无暇的,但它仍以独特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提供许多调笑的机会,以致我不想她有一只更美丽的鼻子。这种偶然赋予生活的深刻含义,比之你狂热追逐的要多得多。感谢上帝赐予我这种幸福,而不必计较其缺憾了。

然而,这并非至关重要。最让我对上帝感激不尽的是,她是我唯一爱过的人,我也真诚地向上帝祈祷,祈求它赐于我不再移情别恋的力量。这是对家庭的一种忠实,她也如此。因为有了她,每一种感觉,每一种心境对我来说都有了更深的意义。所有的情感,即使是最神圣的宗教情感,如果只是一人拥有,就会有一种痛苦。如果她也分享这些情感,我就变成一位牧师,同时也是一位信徒。假如有时我不再有爱心,不再谦逊有礼地为此感激不尽,这时,她就会提醒我,年青的朋友,你知道,这不是初恋时的卿卿我我,也并非爱情幻境中的探险,比如,像每个订了婚的人那样,他会问自己和恋人这样的问题:她曾经是否恋爱过?或者问:他是否爱过别人?但这就是生活的真谛。然而,这并非冷酷无情,丑陋难看,不具有诗情画意和爱的激情。我强烈地感到她的爱是那样的真心真意,同时,我对她也是倾心相爱。我们的婚姻并非像多数人的那样,在岁月的风霜中没有建立稳固的基础,而是恋情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给予我极大的快慰。因此,婚姻于我不仅是神圣的,而且具有美学欣赏价值,因为上帝于我还未变得如此的超脱尘世,以至它不会不关心它自己为男人和女人所订下的契约,我也不致于超凡脱俗到对世事充耳不闻的地步。只要与婚姻结合为一体,所有那些异教爱情中的美,在基督教里都是行之有效的。这种初恋的重温,并非仅

仅是对过去忧伤的回忆,或是诗意般的追忆,如此这样,会让人最终不思进取——所有这一切会令人精疲力尽——追忆过去是一种行为。毕竟,人们将满足于往事的回顾,而生活的清泉应该长流不断。

然而,你是靠掠夺而生,在人们不留意时,你悄悄地靠近他们,窃取他们的欢乐时光和最美好的时刻,然后像“Schlemihl”^①一书中那高个子男人做的那样,把这幅虚幻的画面藏于衣袋之中,在需要时再拿出来。无疑你会说,那些有关人物毫发未损,而他们也许连自己都不知道何时为他们最美好的时刻。你认为他们应对你感激不尽,因为是你对灯光的研究,魔术般的手法,才得以使他们在难得的时刻能以焕然一新的形象,矗立于超自然的海阔天空之中。也许他们不会因而有所损失,然而,问题是我们是否难以想象,他们仍然保留一些痛苦的回忆。但你的确有所损失;你失去的有时间、宁静以及生活的耐心,因为你自己清楚地知道,你缺乏耐心。你曾写信告诉我,说要有耐心去肩负生活的重担,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德,也是你告诉我的你甚至没有生活下去的耐心。^②你的生活除了还有这些有趣的琐事外已荡然无存。倘若有人斗胆希望在你身上形成一种力量使你在这些时候对生活充满信心,并始终与你相伴的话,那么,你定会做出一些令人称道的事,因为此时此刻你自己也就变得理想化了。

在你身上显示出一种被意识控制的烦躁情绪,这种意识是清楚可见的;为此你专心致志;你的悟性完全可以让你制定出一百个

① Adelbert V. Chamisso 著的“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Nuremberg:1835年;《克尔凯郭尔书集目录》第1630页),19页至20页;“Peter Schlemihl's Forunderling Historie”,由Frederik Schaldemose 翻译(哥本哈根:1841年),第11页,“Peter Schlemihl 的美的历史”,由Ilsa Barea 翻译(Emmans,Penn.:古典故事,无日期),第10页。

② 参见《或此或彼》第一部《文集》第三卷(SV I 4)。

计划；对于抨击你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但是，往往在关键时刻你会走错一步，尔后，你那几乎恶魔般的辩驳会立即解释：事情只有这样发生才能有益于新的行动计划。你还是继续不断地欣赏自我，每走一步无论有多关键，你是为自己留下解释的可能性，即：这种可能性会改变一切。另外，你还表现为情绪化。你目光炯炯，更确切地说，你的双眸如同一百双锐利的目光同时闪闪发光；一丝游移不定的神色掠过你的脸庞，你自信地依赖于你的深谋远虑，但却在可怕的烦躁中等待——是的，朋友，在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之后，我确实认为你在自欺欺人，以及你所谓窃取他人美妙时刻的话抓住的不过是你自己的心情。你的感情如此强烈，使你具有了创造力。这便是为什么我不认为这有害于别人，而于你则是百害无一益。难道这其中就没有丝毫的背信弃义吗？也许你会说，你对别人漠不关心，相反，他们却应该对你感恩戴德，因为，正是靠你的点术，你没有像 Círee 做的那样，把他们统统变成了猪，^①而是把他们从猪变成了英雄。你说倘若有人真的信赖你，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可是，迄今你与这样的人还无缘相遇。你的心弦已被触动，你在炽热的情感中融化，愿为这样的人牺牲一切。我不否认你有某种助人为乐的品质，比如，你帮助穷人就是十分美好的品德，以及你时而表现出的绅士般的高贵品质，但是，尽管如此，我仍认为这不过是遮掩一种贵族的孤傲罢了。

我不会提醒你注意那些详细而又古怪的语言：如果像那样掩盖你身上表现的所有这些善行，那确属一大憾事，但我确实想提醒

① 参见荷马所著《奥德赛》X, 237 页至 240 页；荷马著的《奥德赛》由 Christian Wister 翻译（哥本哈根：1837 年），137 页；《荷马奥德赛》第一至第二部由 A·T·Murray 翻译（Loeb, 纽约：Putnam, 1927—1929），第一部 363 页。

你的是发生在你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提起这件事不会对有人有所伤害。你曾告诉我，在一次散步中，你走在两位贫穷的女子后面。此时我对该情景的描述也许不会有当初你匆匆忙忙向我跑来时所表现的那种兴奋。这两位女子是从济贫院来的。她们也许早就期待着有更好的日子过，但她们却被遗忘了，然而，准确地说，济贫院并非希望之地。她们其中一个不停地把一张剪纸花在网上弄来弄去，嘴上说道：唉，我要是有五块钱^①该多好啊！她自己也许被这斗胆的愿望惊呆了。当然，她的话如同说的其它话一样在河堤边回荡却得不到回答。你慢慢走近她们，却早已拿出了装钱的皮夹子，并从中拿出五块钱，准备走出关键的一步。这样做其目的是不要让这情境太尴尬，也不要她过早地有所怀疑。你走近了她们，就好像是佣人似的几乎是在向她们谄媚。你把五块钱给她，随后就离开了她们。你在想这会留给什么样的印象，想到她是否把这五块钱看作是天赐之物，或者她的那颗由于饱经风霜而早已养成那种蔑视一切的心转而会违背天命。在这里我们视之为假设的机遇特性，想到这一切，你就兴奋不已。你更详细地说，这件事为你提供了一次冥思的机会，即：一次偶然说出的愿望又偶然得到实现，这件事是否会把一个人推向绝望，因为生活的现实^②被彻底否定。由此，你意欲做的只能起到命运的作用。使你真正毛骨悚然的其实是由命运编织出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我乐意承认，你扮演命运之神是当之无愧的。命运这个词包容了所有最不稳定，变化莫测的概念；就我而言，

① 在那时，the rix-dollar 等于五美元（1973 年的比价）。

② 克尔凯郭尔很少用“Realiter（现实）”这个词，而常用的是“Virkelighed（现实）”。“现实”的主要意义是真实性，有效性；它强调存在和时间与空间的变化。参见 JP Ⅲ 3651—3655，以及从 900 页至 903 页，尤其是 902 页至 903 页。

生活给予我的无足轻重的职位已让我心满意足。^①另外,在这件事中,你能明白这样一个事例,它也许会启发你,使你知道你那幻想中的探险在某种程度上对人们是有害的。你似乎有自己的优势:你给了那位穷女子五块钱,实现了她最大的愿望,然而,你自己却承认那会给她一些影响,就像 Job 的妻子建议他做的那样,她会诅咒上帝。^②你也许会说你对此结果无能为力。你还承认,倘若有人要这样去预测其结果,那么,人们就不会有任何行动了。但我会这样回答:当然,人们可以有所行动。如果我有五块钱,也许我也会把钱给她,但我会头脑清醒,知道我不会沉溺于一个试验中;我会坚信不疑地认为:在那一瞬间,我自己感觉到的这种天赐之物毫无疑问地会主宰一切;你还承认,我没有任何可以自我责备的东西。

你的生活是多么的无安全感与悬而待定,你缺乏信心,并从中发现你有时感到压力很大,以致于你的疑病症和诡辩逻辑可能会蛊惑于你,使你陷入长时期的推论,最终你却徒劳无功,不能解救自己。你要使天地转动起来,以便再次找到那位穷女子,观察她所受到的影响,你认为,“用最好的方法,她应该受到影响,”因为,你始终依然如故,并没有变得更为聪明。虽然你激情满怀,但毫无疑问,伴随你的激情,你也有可能打算忘掉你那些伟大的计划和研究——简言之,于你而言,跟寻找那位穷女子相比,一切事都可能变得无足轻重,且这位女子很有可能早已离开人世。就这样,你又设法寻求某种方法来纠正你的错误,所以,你的生活变得如此这般地争论不休,致使人们可以说你既想成为命运之神,又想变为上帝,这连我们的上帝都无法做到的,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你的热情可能值得称颂,但你却没能发觉你的热情是如何让人清清楚楚地看

① 本句的其它部分,参见《增补》第 372 页(《论文》B41:4)。

② 参见 Job2:9。

到你所缺乏的是信念。你不是通过信仰上帝来拯救其灵魂，你近道不用，却选择无止境的迂回绕道，这难以使你达到目的地。你很可能会说：假如事情果真如此，一个人就勿用行动了——对此，我的回答是：当然，倘若你相信这世界上有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潜心于你的活动，但你也应该像你近似疯狂般地工作那样行动起来。你会说，即使你叉着双手，无所事事，等待上帝来安排一切，那女子很可能也不会得到帮助——对此，我的回答是：情况很有可能如此，但你会得到帮助，如果那女子同样信仰上帝，她也会得到帮助，难道你没看出来吗？假如你穿上旅行皮鞋，周游世界，浪费时间和精力，那么你所有其它的行动都不会成功，只会让你以后痛苦万分。需要强调的是——你这种反复无常的存在不正是缺乏信仰吗？你漫游天涯海角去寻找那位女子就表明你那异常的忠贞不渝，似乎情况就是如此，因为，促使你这样做确实没有丝毫的利己主义思想；这与一个情人去寻觅爱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的；寻找那女子纯粹是同情而已。对此我的回答是：你当然应该小心不要把这种感情称之为利己主义，但这正是你通常难以管束的傲慢。你蔑视一切天经地义的事情，为摆脱这一点，你抓住一次偶然的机，这就是那位你并不认识的女人。有关你的同情心，那很有可能只是纯粹的同情而已——以此作为你的试验。从各方面来看，你忘记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不可能单单基于偶然，也不可只用你开始努力的那一时刻来评判，你完全忘记了你对于那些最接近你的人所欠下的债。我清楚地知道你精于诡辩，善于掩盖，也不缺乏贬低他人的讽刺。由此，你可能会反驳说：我并非目中无人，视自己为拯救一切的人，这一点我留给那些卓越的人去做；只要我能做某一件独特的事，我就心满意足了。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可憎可恶的谎言，因为你什么事也不想做，你想做的只是试验，你的世界观便是如此，你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行动总是成为你奚落的对

象,正如你曾说起过的一个人,他临死时真是荒谬可笑,好几天你都为此狂欢不已;否则,人们对他死的意义毫无所知,但现在,人们可以说他的一生并非徒劳无用的。^①

再强调一次,你意欲成为一个命运之神。且慢,我无意对你说教,任何人都有足够的力量从你身上唤起它,或者他们都会充分地信任你,让它在你身上表现出来。我知道,他们都把你看作是与众不同的人。举一个重要的例子,想想万物的上帝,想想天堂里的上帝只是把自己编织成一个谜,让整个类带着可怕的不安情绪飘荡不定——在你内心深处就没有什么东西反抗这一点吗?无论任何时候你都能忍受其痛苦吗?无论任何时候你都想到要抓住那恐惧吗?然而,他总是会说——倘若我敢骄傲地这么说:人类给我的关心是什么?但是,那就是为什么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且当我宣称上帝是不可理解的时候,我的心灵升华到顶点;准确地说,我是达到了极乐的境界才说上帝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上帝的爱超越所有的理解。^②说到上帝,其意义就是至高无上的了;在一个人感激地说到他时,总是意味着缺陷,有时还是罪孽。救世主不认为掠夺等同于上帝,而是卑下^③,而且你想把赋予你的天资看成是一种掠夺。

想想看,你的生命在逐渐消失;生活走到尽头的时候最终会到来,对你也是如此,到那时,你不会有任何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留下的只是回忆,这并非是说你特喜爱这种虚构与真实的结合,而是你意识中诚挚与忠实的回忆。小心不要让回忆在你眼前展现一系列的往事——或许不是一系列的罪行,而是那些失之交臂的机遇,

① 参见克尔凯郭尔著《书信与文献》,第217封信,《文集》第25卷。

② 参见《腓立比书》4:7。

③ 参见《腓立比书》2:6。